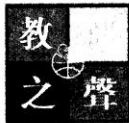


胡樞機，教研謝謝你！（下）

徐錦堯



我有一次陪伴樞機往大澳這個可能是全港最小的教堂去過瞻禮，並順道去寶蓮寺吃齋。目睹樞機的大方、寬容和在禪師面前那種祥和與舒坦的氣量，我想到世界如果真要大同，就必須對「異己者」有正確的態度，那就是「肯定自己、欣賞別人；學習別人、豐富自己。」否則一切的接觸和交

談，都是一種比較精妙的「釣魚」方法，最多也不過是貌合神離而已！同時，我也因此更深刻理解保祿六世所謂「坦誠地講、謙虛地聽」，或莊子在聆聽時所採的「虛而待物」態度有何深義。

樞機的分權、信任、支持別人、不斷聆聽的態度，更使我學到甚麼是真正的管理學。我從他身上「看到」現代人不斷強調的「非控制式領導」(non-dominating leadership)，或「分享式領導」，「集體領導」，或甚至老子那種「無為而無所不為」的領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我在教研最大的「成就」，正是來源於這種崇尚集體的功

能。我們是一起辦事的，連我媽媽的葬禮，也是教研的兄弟姊妹為我辦理，當時我回來香港只有兩天，也只是為母親作彌撒和講道而已！所以我膽敢說，在思想上是胡樞機為我播種，我為他種樹，把他在我心中播下的種子種成了大樹。

胡樞機的栽培和支持

我是個教區神父，從未夢想過會寫那麼多的書和到處講學。是樞機冒險派我以「專家」的身份（其實不知是不是）去台灣發表演論，才使我往後十年不斷的往台灣

講學。是他讓我去年去牛津念書，才使我走上推行倫理教育或公民教育之途；他給了我整整一兩年的時間在香港、澳門大學、台灣輔大專心寫書，也是個極重要的因素。是他對教研的重視，才使我慢慢發展成為每月往大陸講道，至今已去了五十四個大

大小小的教區和修院。是他讓我和其餘三位神父共擬他的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牧函，並多次請我起草他某些較小型的牧函，才使我不斷的學到從宏觀和從微觀去看教會、看社會、看人生，還使我學會要跳出我個人的狹窄思維，而從一個教區首長的高度去看問題。

他的支持使我在這十多年的風浪中穩步的走了過來。他有一次對我說：「徐神父，你知道嗎？有許多人喜歡你，也有許多人反對你。」我當然知道。我最感無奈的，是不少和我曾是志同道合的民主派朋友，已視我為陌路，連從前教研某些職員，也有不同意我的觀點的。但正因我堅信「信仰一致、政治多元」，並主張「求同存異」，所以我一定要接受別人對我的不認同。但無論如何，我相信樞機是站在我這邊的，因為他有一次和我單獨在電梯時，竟然舉起雙手對我說：「徐神父，去做你

認為對的吧，我兩隻手支持你！」望著這位很少表露情感的上司和兄長，我好想哭。我想起了吳起將軍的一位小兵的故事。他回家告訴媽媽吳起將軍曾有一次為他腿上的毒瘡吮膿，他媽聽了大哭起來，並告訴他，他的爸爸就是因此而死的，死於這位熱愛屬下的名將手裡，為他戰死沙場。她怕的是這個兒子不免也會走上這條為這個好將軍而戰死沙場的路。

我相信我已走上這條路了。因為當樞機彌留時，我和他見了兩次面，我情不自禁的告訴他：「主教，我已經做了三十一年快樂的神父；我還要利用我的餘生，去幫助大陸的神父和修女們做個快樂的修道人。」我希望樞機最終會知道，他沒有所託非人，他沒有看錯了我。我也給他覆了兩次手，都在淚痕中度過。樞機曾以「血濃於水」來形容我們與中國同胞的關係，以「水濃於血」來顯出信仰的重要。也許「淚」可以把這血和水兩者都溶和在一起吧？

樞機出殯時我剛在大陸講課沒能回來送他最後一程。我媽生前很喜歡我去大陸，卻又氣我不能和她常在一起，所以我每次和她相見要離開時，她都不大高興。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對我說：「錦堯，你沒空就早點回去吧！」我知道她老人家已放下了自己，真正的把自己的兒子奉獻了給教會和中國。我相信樞機在天之靈也不會要我放下大陸而回來奔喪的。不過，我也盡了所能通知大陸各教會為樞機祈禱，我也為他祈禱不知道有多少次了。

笨口說不完，禿筆寫不盡的，只好用一首詞來表達未了的餘音。詞是調寄「木蘭花」：崇真博愛留芳表，人去中梵仍未了；英雄自有擔當，且待天公來照料。一生默默愁多少，死念中華終會笑；猶幸基督是朝陽，應為蒼生留晚照。（全文完）十月六日教研中心為胡樞機祈禱證道辭